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普通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新疆少数民族双语教育研究中心”资助项目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社科基金项目研究成果



新疆民汉语言接触 及其对世居汉族 语言的影响

XINJIANG MIN HAN
YUYAN JIECHU
JI QI DUI SHIJU HANZU
YUYAN DE YINGXIANG

赵江民 著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PRESS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普通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新疆少数民族双语教育研究中心”资助项目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社科基金项目（项目编号：11BY111）研究成果

新疆民汉语言接触 及其对世居汉族语言的影响

赵江民 著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新疆民汉语言接触及其对世居汉族语言的影响 / 赵江民著. — 北京: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2013.7
ISBN 978-7-5619-3566-8

I. ①新… II. ①赵… III. ①汉语—语言融合—研究—新疆 IV. ①H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61898 号

书 名: 新疆民汉语言接触及其对世居汉族语言的影响
XINJIANG MIN HAN YUYAN JIECHU
JI QI DUI SHIJU HANZU YUYAN DE YINGXIANG

责任编辑: 吴 清

封面制作: 冯治才

责任印制: 姜正周

出版发行: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15 号 邮政编码: 100083

网 址: www.blcup.com

电 话: 发行部 010-82303650 / 3591 / 3651

编辑部 010-82303390

读者服务部 010-82303653 / 3908

网上订购电话 010-82303668

客户服务信箱 service@blcup.com

印 刷: 北京京华虎彩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版 次: 2013 年 8 月第 1 版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9 毫米 × 1194 毫米 1/32 印张: 8

字 数: 189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619-3566-8/H · 13142

定 价: 22.00 元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电话: 010-82303590

序

《新疆民汉语言接触及其对世居汉族语言的影响》在定稿付梓之际，赵江民博士请我为之作序。出于对这部作品所显示的颇有价值的理论和方法的歆慕，我欣然命笔。

据史书记载，很古以来，在新疆这个特殊的人文和自然环境中，一直存在着一种民汉交错杂居的格局。一批又一批汉族人从内地迁入新疆后，与当地各族人杂居一处，他们为了能在一种和睦安定的社会环境中安居乐业、繁衍生息，必然会相互交往、密切接触，或相互学习生产和生活技能，或相互买卖、交换生活用品，或相互借用劳动用具，或相互沟通感情以求互相了解，或联姻结亲、组建家庭。正是以这样一种感情和方式，他们共同改造着生存环境，创造着美好家园。这种民汉之间相互依托、共存共荣的友好关系，也促进了民汉语言的接触和交流，从而对民汉语言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赵江民博士意识到这一课题对完善新疆和谐的语言生活和构建新疆和谐的社会生活所产生的积极作用，紧紧地把握住这一领域的前沿研究水平，以民族和语言接触理论为依托，结合新疆民汉语言接触和影响的实际，运用动态与静态、共时与历时、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新疆的民汉语言接触事实以及民汉语言接触对新疆世居汉族语言的影响进行了较为系统、较为细致的研究，描绘出新疆民汉语言接触的历史轨迹，归纳出新疆民汉语言接触的特点，概括出维吾尔语对新疆世居汉族语言在语音、词汇、语法和使用上的影响过程及影响结果，提出了对进一步

完善新疆和谐的语言生活的设想，使《新疆民汉语言接触及其对世居汉族语言的影响》研究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研究方法上都具有了新意，这对深化新疆民汉关系的研究，对丰富新疆的语言接触理论，对构建新疆和谐的社会生活，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据我所知，赵江民博士为了具体、详细地掌握维吾尔语对吐鲁番地区世居汉族语言的影响，曾利用寒暑假，冒着严寒和暑热，多次深入吐鲁番地区进行社区调研和田野调查，收集到关于维吾尔语对吐鲁番地区世居汉族语言在语音、词汇和语法上产生影响的大量第一手资料，给这部作品增添了颇有价值且颇令人信服的内容，这无疑是难能可贵的，做学问就需要有这种潜心刻苦、厚积薄发的精神。

总的来看，本书是一本对新疆民汉语言接触与影响进行系统梳理总结的专著，具有相当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当然，著作中还存在着一些不足。譬如说，关于语言影响的过程和结果还可以从双向的角度展开去谈，关于对如何完善新疆和谐的语言生活的设想也还可以再谈得深一点，等等。但是瑕不掩瑜，在此祝愿《新疆民汉语言接触及其对世居汉族语言的影响》早日付梓，祝赵江民博士取得更大的成就！

陈世明

2013年6月6日于新疆大学

目 录

第一章 绪 论	1
第一节 语言接触的研究概况	2
一、国外语言接触的研究概况	2
二、国内语言接触的研究概况	5
三、新疆民汉语言接触的研究概况	9
第二节 研究的目的、意义和方法	18
一、研究目的	18
二、研究意义	19
三、研究运用的理论和方法	20
四、研究内容的相关说明	22
第三节 新疆民汉语言接触概说	22
一、语言接触概说	22
二、新疆民汉语言接触概说	29
第二章 新疆民汉语言的历时接触	36
第一节 先秦时期新疆民汉语言的接触	37
一、先秦时期新疆的民族及其语言	37
二、先秦时期新疆民汉语言的接触	39
三、先秦时期新疆民汉语言接触的特点	43
第二节 秦汉至明清时期新疆民汉语言的接触	44
一、秦汉至明清时期新疆的民族及其语言	45

二、秦汉至明清时期新疆民汉语言的接触	51
三、秦汉至明清时期新疆民汉语言接触的特点	71
第三节 民国时期新疆民汉语言的接触	78
一、民国时期新疆的双语教育与民汉语言接触	78
二、民国时期新疆的翻译活动与民汉语言接触	83
第四节 新中国成立后新疆民汉语言接触的发展	85
一、双语教育政策的制定与完善	86
二、新疆的双语教学	90
三、新疆的语言使用状况	110
四、新疆民汉语言接触的特点及成因	116
第三章 新疆民汉语言的共时接触	129
第一节 新疆世居汉族语言现状调查	129
一、吐鲁番的历史沿革与民族分布	129
二、吐鲁番市世居汉族语言现状调查	132
三、吐鲁番市世居汉族语言调查数据的统计分析	141
第二节 维汉语言接触对世居汉族语言本体特征影响之 分析	150
一、维吾尔语对世居汉族语言的语音影响	150
二、维吾尔语对世居汉族语言的词汇影响	156
三、维吾尔语对世居汉族语言的语法影响	170
四、维吾尔语进入世居汉族语言的过程分析	187
第四章 民汉语言共时接触中的新疆世居汉族的语言 使用	192
第一节 新疆世居汉族的语言使用类型及特点	192
一、新疆世居汉族的语言使用类型	192

二、新疆世居汉族的语言使用特点	195
第二节 影响新疆世居汉族语言使用的因素分析	199
一、国家因素对新疆世居汉族语言使用的影响	199
二、民族因素对新疆世居汉族语言使用的影响	201
第五章 建设新疆和谐的语言生活	207
第一节 民汉语言接触中的互补与竞争	207
一、民汉语言的互补	208
二、民汉语言的竞争	213
第二节 建设新疆和谐的语言生活	217
一、语言的竞争与语言的和谐	217
二、建设新疆和谐语言生活的思考和建议	219
三、对新疆语言生活的展望	226
参考文献	229
后 记	241

第一章 绪 论

不同语言之间的直接或间接的相互接触现象，就叫作语言接触（language contact），它通常引起语言的非常规变化。社会的发展是语言发展的基本条件，语言接触则是社会发展中的一个现象。语言接触是语言发展的必然，是社会进程的产物。在语言接触过程中，每一种语言都从对方处吸收语言成分。从最初文化词的借贷，到为适应借词而特意引进音位或创造音位，再到适应、接受语法结构，最终使语言类型发生改变。这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真实反映了语言的发展规律。接触语言不但会发生结构变化，还会发生功能变化。语言接触的最终结果不外有三：一种语言战胜并取代另一种语言；两种语言长期并存；出现混合语，并发展成为第三种语言。当然，也不排除在没有优势语言时，选择其他语言来取代接触语言的可能。

语言接触是社会交流的产物，具有漫长的历史。尤其是当前的世界，随着国家之间、民族之间交流的不断加强以及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各民族语言的接触越来越频繁，语言接触的研究也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关注，语言接触问题已成为世界范围内涉及语言、文化、教育、政治、经济的大问题。语言接触是引发语言演变的重要原因之一，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语言研究者大多注重语言自身的历时演变和共时描写，而忽略了导致语言演变的语言接触问题。

新疆地处中国的西北部，面积为 160 多万平方公里，人口 2 100 多万，有维吾尔、汉、哈萨克、回、柯尔克孜、蒙古、塔

吉克、锡伯、满、乌孜别克、俄罗斯、达斡尔和塔塔尔 13 个世居民族，少数民族人口约占 51%。自古以来，新疆就是多种文化、多种语言、多个民族的交汇地。古丝绸之路南北两道均由此经过，佛教、摩尼教、景教、祆教等宗教经此传入内地，汉藏语系民族、印欧语系民族、阿尔泰语系民族在此交融。因此，新疆的文化融合、语言接触历史源远流长。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新疆是我国研究语言接触问题的主要土壤之一，它能丰富学界对语言接触理论的感性认识，增强学界对语言接触理论的理性思考。正是基于此，本文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民汉语言接触为背景，以维汉语言接触为主要研究对象，对新疆民汉语言的接触进行历时与共时、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探索研究，旨在探讨新疆民汉语言接触对新疆世居汉族语言的影响。

第一节 语言接触的研究概况

一、国外语言接触的研究概况

国外的语言接触研究是从 19 世纪对语言进行历史比较研究开始的。19 世纪出现的历史比较语言学主要研究不同语言结构上的亲缘关系，旨在找出它们的共同母语^[1]。在施莱歇尔提出的“谱系树模式说”及其后继者施密特提出的语言创新成分“波浪说”中^[2]，他们已经敏锐地观察到了语言接触现象。可以说，语言接触研究的源头就在历史语言学。在这期间，丹麦的威廉·汤姆逊的《哥特语支对芬兰语的影响》（1869）、《论日尔曼语对芬兰—拉布语的影响》（1870）和《芬兰语和波罗的语之间的接触》（1890）三篇论文对语言接触研究具有里程碑式的作用^[3]。此外，W.D. Whitney 1881 年也对语言变化中借词的作用进行了

探讨。值得一提的是意大利的阿思科里提出的语言底层问题，不仅是对以往底层理论的继承，更是对它的深化和提高。

19 世纪是殖民主义盛行的时期，伴随着殖民扩张，语言接触、语言影响乃至语言融合日益加剧，在这种情况下，混合语也应运而生。这种语言现象引起了语言工作者的注意，但是为数不少的欧美语言学家却把混合语看成是殖民地人民学习欧洲语言的“不良产物”，认为不值得研究。结构主义语法学派奠基人布龙菲尔德就曾经把皮钦语和克里奥尔语看成是不规范的、变了形的欧洲语言，认为对这类语言现象的研究没有学术价值^[4]。但是以科学态度对待这种语言现象的学者也不乏其人，如美国语言学家 V. Name 于 1869—1870 年间发表了《克里奥尔语语法》，这标志着有意识的语言接触研究的开始。德国语言学家 H. Schuchart 于 1880—1914 年间对语言接触的复杂状况进行了考察，发表了以《克里奥尔语研究》为题的系列论文，为克里奥尔语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被后人尊称为“克里奥尔语研究之父”。此外，研究克里奥尔语的欧洲学者还有荷兰的 D.C. Hesseling、丹麦的 O. Jesseling 等。

20 世纪 30 年代，语言研究的中心从欧洲转移到了美洲，语言学家开始进行实地语言调查研究。1937 年，瑞内克发表了《边缘语：对于克里奥尔语及其他贸易次语的社会学研究》，深入探讨了社会因素对克里奥尔语形成的影响。

从 20 世纪 50 年代起，语言接触理论研究进入一个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大发展时期。1953 年，Weinreich 发表了《接触中的语言：发现与问题》，E. Haugen 发表了《挪威语在美洲》，这标志着真正意义上的语言接触研究的开始。这一时期较为引人注目的就是 1955 年原苏联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在列宁格勒召开的学术委员会扩大会议。该会议的议题就是语言的底层理论问

题。这次会议既是对半个世纪以来语言底层理论的总结, 又是语言接触理论研究的升华。

60 年代至 70 年代, 语言接触研究开始在欧美流行, 研究内容转为以本国语为主, 集中讨论了双语问题。

从 70 年代开始, 语言接触研究进入黄金时期。这一时期的特点就是将语言接触和影响作为普通语言学研究的主要领域, 更作为社会语言学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其中代表性著作有日本本名信行的《各种各样的语言接触》(1987) 和托马斯与考普曼合著的《语言接触、克里奥尔化和发生语言学》(1988)。

90 年代, 语言接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 开始独立于社会语言学。同时, 语言接触类型、语言接触特点以及双语问题成为语言接触研究的焦点。例如: 语言学家本名信行 1990 年至 1993 年在日本语言学刊物《月刊言语》上阐述了接触语言学的定义; 语言学家西光义弘在《语言接触类型》(1990) 一书中论述了语言接触类型及结构因素; Appel 和 Maysken 在合著的《语言接触与双语》一书中阐明了双语与语言接触的关系。90 年代, 国际语言接触研究协会成立, 每年召开一次研讨会, 着重讨论世界各地语言接触的新问题, 极大地推动了接触语言学的发展。

21 世纪以来, 有关语言接触的研究在西方出现一股新动向。美国著名语言学家 Bernd Heine 和 Tania Kuteva 于 2005 年出版学术专著《语言接触和语法演变》, 他们认为: 语言接触导致语法化。一般而言, 所谓语法化是指带有语汇意义的自由语素变成基本上带有语法意义的黏着语素, 即实词虚化。这与学界通常所认为的语言接触导致语言兼用、语言混合、语言替代是完全不同的。因此, Bruyn 认为:《语言接触和语法演变》一书的突出贡献在于它把语言接触现象引入到语法化研究领域。毋庸置疑, 从语法化视角来考察语言接触现象, 或者说, 探讨

语言接触现象如何影响语言的结构,力图揭示出话语者转换使用语言结构的机制与动因所在,这在当今语言学界是具有一定新意与价值的。况且,它以丰富的语料令人信服地表明,在研究语法演变过程中考虑语言接触这一特定情形确实有必要。此外,有关语言接触导致语法化的著作还有 Ana 和 Stephanie 二人编著的《Structure and Variation in Language Contact》(2006)以及 Monika、Juliane 和 Peter 三人编著的《Language Contact and Contact Language》(2008)等。可以明显地看出,西方的语言接触研究,其重点还是语言结构的变化,即语法化和皮钦化。对于语言接触导致的语言干扰和双语能力的获得、双语者的交际方式等则有所忽视。

总之,世界语言接触研究经历了一个从不被重视到受到重视,从单角度、单层次到多角度、多层次的发展历程,现在仍旧如火如荼地进行着。研究的内容也由浅入深,由单一研究向系统研究发展。

二、国内语言接触的研究概况

我国是语言研究的三大发源地之一。在理论语言学于 20 世纪初由西方传入我国后,一些学者就萌生了研究语言接触的念头。如王国维先生的《西胡考》(《观堂集林》卷十三,1923)就曾提及:故此土之言语风俗,非统治者之言语风俗,实被治者之言语风俗也。

从 20 世纪 30 年代到 40 年代末,是我国语言接触研究的开始阶段。张世禄在《语言学原理》(1930)及《语言学概论》(1934)里第一次阐述了中国语言学家对语言接触的认识,这标志着我国语言接触研究的开始。王静如在《突厥文回纥英武威远毗伽可汗碑译释》(《辅仁学志》第七卷,1938)、季羨林在

《浮屠与佛》(《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48)等文章中充分运用了语言接触的理论 and 事实。

20 世纪 50 年代至 60 年代,我国的语言接触研究进入了发展时期。在这一时期,我国开始对全国少数民族语言进行调查,在调查中非常注意语言之间的相互接触及影响,并将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相互影响的具体事实记录在调查报告中,后来陆续出版了 24 本《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该丛书在论述各少数民族语言时,都提到有关语言接触的具体事实。此外,一些理论语言学专著,如高名凯的《普通语言学》(1954)、岑麒祥的《普通语言学》(1957)、高名凯和石安石主编的《语言学概论》(1963)、高名凯的《语言论》(1963)等,也都对语言接触有所论及。尤其是高名凯的《语言论》在讨论语言接触理论时明确指出:语言融合是由于社会的统一或接触而产生的语言之间的语言成分彼此互相吸收的现象,是语言学概念;语言替换是由于社会的统一而产生的语言改换的现象,主要是人种学的概念,又是语言学的概念。^[5]该书是我国理论语言学的奠基之作,更是语言接触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20 世纪 80 年代至 90 年代,借助改革开放的春风,我国的语言接触研究更上一层楼。这一时期的突出表现在于语言接触理论已成为理论语言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如雨后春笋般涌现。1984 年喻世长发表了《应该重视语言互相影响的研究》一文,文中阐明了语言接触研究的重要性和研究方法。1986 年中央民族学院语言研究所进行了“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相互关系”的研究,并于 1988 年主办了全国性的“语言关系问题学术讨论会”。1990 年,该研究所出版了《语言关系与语言工作》一书,论述了语言关系的概念、内容及我国语言关系的特点;同年出版了《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相互关

系研究》，从理论上对汉语与少数民族语言的关系进行了探讨。1992年出版的《汉语与少数民族语言关系概论》不仅探讨了汉语对少数民族语言的影响，还探讨了少数民族语言对汉语的影响。此外，国内学者对双语问题的研究也取得了不小的成果，如余惠邦1995年出版的《双语研究》、何俊芳1995年出版的《中国少数民族双语研究：历史与现实》、丁石庆1999年出版的《双语文化论纲》等。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西方语言接触理论的传入，中国特色的语言接触理论渐成体系，国内语言学家对语言接触理论和方法开始进行深入研究，发表了许多有重大影响力的专著和论文。例如，陈保亚对德宏汉族和傣族进行追踪调查，出版了《论语言接触与语言联盟》（1996）一书。作者不为传统理论所束缚，认为语言演化有谱系树和语言联盟两种模式，总结出了匹配、回归、并合、母语转换等一系列新的理论和方法。袁焱出版了《语言接触与语言演变：阿昌语个案调查研究》（2001），认为语言接触引发的语言影响、语言兼用、语言转用三种结果，是语言接触导致的一条语言变化链。孟达来的博士论文《北方民族的历史接触与阿尔泰诸语言共同性的形成》（2001）从语言接触着眼，是构拟古代语言的难得之作。

21世纪以来，我国学者在语言接触研究已经成为语言学领域研究热点这一国际大背景下，也发表了近200篇以“语言接触”为题的、很有分量的论文。这些论文的论题主要有语言接触所导致的语言混合、语言接触的特点、语言接触引发的语言演化、语言变异的机制、语言接触所形成的区域性特征、语言接触与语法化、二语习得与语言接触等。具有代表性的论文有邵敬敏的《港式中文与语言接触理论》（《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学报》，2008.6）、龙海燕的《关于语言接触的几个特点》（《贵州民

族研究》, 2011.3)、吴福祥的《关于语言接触引发的演变》(《民族语文》, 2007.2)、李心释的《汉、壮接触诱发的语言变异的机制》(《广西民族研究》, 2010.2)、贺阳的《从现代汉语介词中的欧化现象看间接语言接触》(《语言文字应用》, 2004.4)、石锋和夏全胜合写的《二语习得和语言接触的关系——分析留学生汉语元音发音的偏误》(《华文教学与研究》, 2011.1)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龙海燕的《关于语言接触的几个特点》和江荻的《回辉语揭示的语言接触感染机制》(《民族语文》, 2010.6)。龙氏认为: 1. A 语言和 B 语言接触时间的起点应以大量双语人的产生为依据, 因为没有双语环境, 两种语言不可能有深度接触。2. 应当重视语言替代、语言渗透的地区差异。不能把 A 和 B 的接触视为语言对语言的整体接触, 而忽略各地在接触时间、接触等级上的差异。3. 应当重视语言替代在渗透时间和渗透结果保存上对语言渗透的制约。如果最先发生接触的语言形式 A1 被替代了, 其渗透结果又没有扩散到 A2、A3、A4, 或者扩散的量很少, 那么 B 对 A 的渗透量不只在增加, 也有流失, 所以不应忽视渗透结果的流失而片面夸大渗透量的持续增长。4. 如果 A1 两千年来没有被替代, 一直和 B 处在接触中, 才能说 A1 (非 A, 也非 A2、A3、A4) 在渗透结果上累积了两千年。5. 也应重视社会历史条件(如弱势语言社团的态度)、自然环境对语言接触的影响。江氏认为: 共同区域的语言或方言通过接触借用、双语双言行为或书面语应用行为, 在人们心理上产生潜移默化的语音和语音结构模式(乃至更进一步的词法和句法结构模式), 类推和深入母语模式, 逐渐改变母语模式, 使两种语言模式不断融合, 最终使受影响语言在结构类型上呈现出影响语言的面貌。

尽管近年来我国语言接触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但是仍

然有一些空白需要填补。如：语言接触导致的语言干扰（徐思益称之为民族变体）与皮钦语的区别、同一区域内接触语言的变化趋势、语言接触在双语习得和双语交际中的运作机制、语言接触对双语教学和双语评价的制约影响、语言接触和文化趋同之间的联系等。

三、新疆民汉语言接触的研究概况

新疆，古称西域，是四大文明、三大语系的交汇地。民族之间频繁的经济往来、和谐的民族关系、悠久的交流史为研究民汉语言接触提供了丰富翔实的语料。

早期（公元 840 年回鹘西迁前）的语言接触研究，主要集中在语言兼用和双语翻译、学习上。如：西汉时西域诸国皆设译长、推行汉语汉文（尼雅出土的汉简中，就有《仓颉篇》，此篇为秦汉时期全国通用的小学课本）。持续千年（公元 2—11 世纪）的佛经翻译活动，产生翻译大师 200 余人，如鸠摩罗什、惠琳等。这些精通汉语、梵语或吐火罗语和阆塞语的双语（或多语）人对语言接触开始了初步研究：吸收外来语并进行本土化改造；借用外来语成分以丰富西域各种语言；使用西域各种语言替代外来语；加快书面语和世俗口语的分化；等等。此外，早期的研究也包括对语言现象和语言接触状况的描述，如北齐魏收的《魏书》、唐代令狐德棻的《周书》、唐代魏徵的《隋书》等史书都零星记录了语言接触的影响。

中期（公元 840 年—14 世纪末）的语言接触研究较前期有相当大的进步，主要表现在：区分语言接触和同源，鉴别外来词、关系词和固有词，描写语言接触导致的变异，分析语言社会功能和语场的改变，阐明语言接触的社会因素，等等。11 世纪语言学大家马赫穆德·喀什葛里指出语言接触和语言兼用情